



考古緣與臺東情 與宋先生、連老師工作的回憶

文·夏麗芳

民國80年第一期展示計畫服務建議書徵選會(左一為宋文薰院士，主持人連照美主任)(夏麗芳 攝)

原來學廣播電視的我，完全沒有繪畫基礎，卻服務於一間專門繪製日本合服腰帶的公司。民國73年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，經由離職同仁許文華的介紹，至臺大人類學系面試標本繪圖的工作。滿頭白髮、笑容可掬的宋文薰教授交付了一件石器，讓我當場試畫，花費了一個上午的時光琢磨，最後懷著忐忑不安的心交了卷。

數日後，接獲上班通知，意外的踏入臺灣最高學府大門內，展開為期二個月的繪圖工作。我的座位在宋教授研究室的窗邊，背後就是與連照美教授研究室相通的門框處，是兩間研究室的通路點，可同時照應到兩位教授的指示。

兩個月後，宋、連教授申請到接續卑南遺址的整理計劃，讓我留下繼續工作，我才有更多的機會認識兩位教授。宋教授需照料家中事務，多半是有課、有訪客、趕稿的時間才出現在研究室，雖然忙碌卻常會抽空教導一些正確的繪製標本圖法，和聊些歷經的人情事故，不時的傳送他細膩而體貼的關懷，是位飽經世故、溫文有禮的紳士。而連教授則像是標準朝九晚五，甚至工作至八、九點才得打道回府的上班族。因為座位距離連教授較遠，剛上班時比較沒有太多的互動，卻是被連教授爽朗的笑聲所吸引，而卸除了緊張的心房。連教授經過桌邊時，常會叮囑要起來走動、讓眼睛休息。也會規劃一些聚餐、



民國81年連主任歸建臺大歡送會（李坤修 攝）

逛街、看電影、郊遊、遺址踏勘等的活動，拉近與助理、學生間之距離，甚至免費提供房子，供學生住宿。

兩年後，宋、連教授再申請到卑南遺址的搶救發掘計劃，必需領隊到臺東出田野，連教授擔心當時瘦弱的我會經不起田野的辛勞，詢問我能否試試接觸考古的田野工作。於是隨著臺大考古隊來到臺東，在一天24小時、長達2、3個月的相處，則更進一步的認識了兩位教授。田野中的宋教授頗能享受苦中作樂的生活，除了遇重大發現和事件的處理，不時開點小差，走訪一下地方單位、順便訪視民情，尋求一些新發現，每每帶著愉快的心情，也不忘的採些路邊野花回到田野，送給坐鎮指揮辛勞的連教授。宋教授更有一大清早躡足爬窗出門吃早點、探幽的童稚之心。而對做事嚴謹、認真、負責的連教授，面對田野層出不窮的狀況，則因承受沉重壓力而情緒緊繃，常於夢中困坐坑中，面對四面高聳入天的牆面而苦，每每半夜驚醒再也無法成眠，造成長期的睡眠困擾。因此相

對要求於考古隊的學生們較高的祈望，也給學生們帶來一些壓力。

5年後，在宋、連教授投入大量心血的推動與爭取下，教育部成立了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建規劃小組，於民國79年2月1日成立籌備處，連教授由臺灣大學借調為籌備處主任，展開對臺灣史前文化的高度熱情與理想的實踐，宋教授成為諮詢委員，頻頻提供寶貴意見，而我也隨著連教授轉入籌備處服務。因為繁雜的籌建博物館事務與單純的學校教授事務的落差很大，連教授更是全心投入，在連主任打下2年的基業之後，歸建臺大，我則在臺東落地生了根。算來跟隨宋、連教授有8年之久，兩位對我亦師亦友，教導我甚多，也讓我也從兩位身上學到更多做人做事的道理與方法，讓我終身受益匪淺。

（本文作者現為本館展示教育組技士）

